

華仁的 新世代

六社 劉進圖

談起這一輩的「華仁仔」，站在舊了的立場，覺著是有很大的轉變，似乎是新的一代，只中六與中三之間，便彷彿隔著一條寬闊的鴻溝，心下感慨，亦喜亦愁。

喜的是今日的華仁仔，也許是因為中三評核試的緣故，比從前的我們是勤力多了。話說當年，每逢早上、小息、午間和放學後，球場便人山人海，有時加上體育堂，一天便「踢」上五場波；反觀如今，四時皆水靜河飛，無復當年盛况矣！反倒是長檯上、梯階旁，卻多了許多手捧書本的學生哥，這轉變是好是壞，我也說不上來。

有一點覺著奇怪——中三和中四雖只相隔一年，可是兩者間的距離卻很大。也許是中四的同學，經過評核試所帶來的一場虛驚，發覺被騙了，被家人、學校、社會和自己騙了，於是乎一反常態，不尋常地活躍起來，會社、學生會的工作參加了還嫌不足，有的便索性自創一個會社，或是以其他途徑來舒展拳腳。

遺憾的是，許多同學，甚至中四或中五的同學，在心理性格上都未成熟，至少不像他們

自己所想的成熟。我說這句話，也許很多人會不服氣，像是一竹篙打盡一船人似的，好，讓我舉出理由來。

如果你稍加留意，便會發覺小孩子是最容易受人影響，沒有自己的價值觀和判斷標準，今日許多同學也在類似的情況裏，比方說，對老師的看法吧，許多人甫踏進華仁，第一件事學會的便是那位老師好、那位老師壞；那一位的堂不能不上、那一位的課可以「較腳」。這觀念根深蒂固的培植下來，根本不曾分辨便全盤接納過來了。

說起「較腳」，亦即「走堂」，也就不妨再舉一個例子：因為高年班部份不檢點的同學的陋習，較低班的不假思索，便以為「走堂」乃正常活動，大加仿效，誤矣謬矣！

說到這裏，也許連高年班的同學也罵上了，莫怪莫怪！

換另一個例子來說，像電子遊戲，前一點的魔術積木、世界大戰棋等流行一時的玩意，在華仁也大行其道起來，奇怪的是，對於這些潮流，華仁同學絲毫不加拒絕，甚至不加思索便接受了過來。我要強調一點，我所反對的不是這些潮流，而是今日的華仁學生對這些潮流所抱的態度。

我這樣說，並不是代表以前的一輩不受潮流影響，只是，在態度和程度上，這幾年間，確是有著頗大的轉變——令人擔憂的轉變。

記得從前的聯歡節、音樂會節目沒有現在那樣豐富，可是經常都擠滿了人，許多華仁同學捧場，可是，今年的情況似乎有點特殊：在聯歡日那一天，傍晚時分，「師生聯歡迎新歲」的節目接近尾聲的時候，華仁校園內逐漸聚集了數十位衣著入時，經過刻意打扮的男士，人數且續有增加，旁觀者一問之下，原來當晚

有某名女校辦籌款舞會，聽者莫不雀躍三丈，趨之若鶩，趕忙「撲飛」。和二月六日晚由學生會辦的籌款音樂會比較之下，剛好成一對比，當晚出席音樂會的女孩子和本校同學幾乎成二比一之比，真不明白是怎麼搞的，自己人辦的活動，外人反而來捧場，難道隔鄰的花總是香一點的麼？

看著、看著、心裏數著，這一切的轉變，心下漸感茫然，莫非今日的華仁確已踏入新的年代，為何有這樣多難以理解的轉變？唯一感到安慰的是，華仁沒有變——華仁的辦學宗旨、教育精神和優良傳統沒有變，在華仁你找不到強硬的高壓政策，卻可以找到一羣有責任感、守望相助，肯挺身而出的同學，縱然為數不多。

從華仁精神看中文：

說到這裏，不得不提華仁的辦學精神，一份令我們自豪的光榮，當初徐仁壽先生創辦華仁書院，是為了培育一羣有知識、有思想、有器度、有用的中國人；自耶穌會接辦華仁書院，一直秉承徐老先生心願，對中國文化，不敢或忘，這就是為何今日低年班同學仍要寫毛筆字，為何一直注重中文的緣故。

寬廣的華仁

另有一點為華仁感到自豪的是，華仁雖有高高的鐵絲網圍著，門卻始終是開著的，老人家、青年人以至小孩子都可以進來，享用這廣闊的校園，不用擔心被人盤問。華仁像常常都在張開著她的雙手，我不期然地奔向她底懷抱。

想著、念著、心裏數著，這一切歷多年風雨而不變，心下思量：縱使新一代的華仁仔變了，可是總有回頭的一天，華仁總是不會變的。心下覺著安慰，遙望窗外風點樹梢，也似在默然贊許。